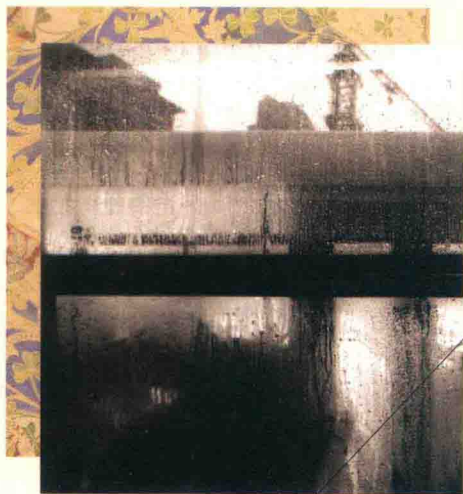


旧梦再现，不一样的上海记忆

凭什么

王小龙 著



文匯出版社

凭什么

王小龙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凭什么 / 王小龙著.——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96-2440-9

I. ①凭…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8976 号

凭什么

著 者 王小龙
责任编辑 朱耀华
特约编辑 甫跃辉
摄 影 一 毛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10千 (照片14幅)
印 张 8.25
印 数 1-3000

ISBN 978-7-5496-2440-9
定 价 37.00元

代序：旧梦

他怎么走过来的我不知道。

刚满五岁，他偷偷跟在妈妈屁股后头去上班，过了桥才发现那女人不是妈妈，转过身来，桥不见了。从此他丢了回家的路。从此不再相信女人的屁股。

纱厂里走出苏北爹爹，把他领进门房间。苏北爹爹的阿花被人捉去杀掉吃了，1959年的夏天，没有小偷也没有狗。爹爹上早班，就把他留在黑乎乎的宿舍里，把门锁上。他会站在窗下的木板床上，把脸塞在窗口的栅栏当中，看外面弄堂，看树叶在地上打转，看围墙后的厂房气窗上冒出一丝一丝雪白的棉絮。弄堂里走进走出的大人们慌慌张张的样子，听见一个孩子叫着爹爹、奶奶、爸爸、妈妈，停下来看看他，朝他笑笑，然后叹一口气。人家的背影摇啊摇地远了，他也学着叹一口气。他睡着了，好像在过一座桥。他醒来了，爹爹把一只大馒头伸到他鼻头底下，馒头

掰开的地方，夹着油汪汪的红烧狮子头。他和爹爹一起吃，他用嘴，爹爹用眼睛。

爹爹做夜班才带他去纱厂。厂里很多妈妈。妈妈们的屁股都很面熟，但是屁股不算数。她们的手指毛毛拉拉的，跑来跑去的脚步很重。她们耳朵都不好，说话像在吵。纱厂像个装满苍蝇的大盒子，声音在里面一天到晚撞来撞去。吃饭时间，妈妈们到门房间来把饭盒热一热，她们都喜欢摸他头，只有一个喜欢揪他的小鸡鸡。小鸡鸡立了起来，弄也弄不平，只好趴在门房间的木板床上睡觉。醒来时，他在爹爹背上，沿着苏州河，走过一座桥，又是一座桥。每座桥都让他记得一点回家的路，可是他不敢动，不敢跳下来跑过桥去。他趴在爹爹的背上装睡，桥和桥下的河水一摇一晃，天空和早晨的太阳一摇一晃。

邻居家的男孩碗里有一块大肉，他盯着看。爹爹出门转了一圈，拎回一大块肉，烧得满屋香喷喷亮堂堂的。一老一小吃完了躺在床上一声不吭，1962年的冬天，只要能吃饱，谁都不说什么。半夜里他觉得肚子不舒服，听见爹爹放了一个很响的屁。他伸手推推，爹爹冷冰冰硬邦邦的。爬下床来，他在地面上摸到一双大鞋，给爹爹穿上，又摸到一双小鞋，给自己穿上。他跪下来给爹爹磕了一个头，然后走出黑乎乎的宿舍，走进月光。

他捡到一张画，画上有个小男孩坐在妈妈的肩头笑个不停，背后许许多多红气球。他小心地把画对折八次，塞进怀里，把筐子里的废纸破布烂铁皮统统倒在阳光下。一起拾荒的小伙伴都不

记得坐过妈妈的肩头，他们说以后看到红气球就抢过来，说着就用手把画上男孩白白胖胖的脸蛋抹脏了。卖掉破烂，交一半钱给老大。老大坐在桥下吃西瓜，刚从船上抢来的。老大最大，12岁。老大很大方地请小弟弟轮流啃啃还有一点红颜色的西瓜皮，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子弹壳，每人一颗分给大家。他不要，老大打他一巴掌，叫他蒋匪帮。他们挤进点心店吃阳春面，又是酱油又是醋，辣酱和胡椒粉乱倒，服务员阿姨差点没厥过去。回到桥下，他们躺在黑暗中咿哩哇啦穷唱，桥洞回声轰轰隆隆。天蒙蒙亮，早班车从头顶上驶过，他坐起来，掏出那张画，铺在地上细看。妈妈的脸很好看。妈妈没有屁股，画画的人很清楚，屁股叫人上当。他看见老大睡得糊里糊涂爬起来，哗哗啦啦朝河里撒尿。他摸摸脸上被老大指甲划破的地方，走过去，一脚把老大踢给苏州河。

苏州河上许多桥，自己走过来的是哪一座？他坐在河边发呆。一个穿绿裙子的小姑娘正要过马路，大概上学要迟到，她跑了起来。他知道学校在哪里，可是他没有书包，背上挎着的是一只白木箱，里面棉垫子裹着五十根棒冰。小姑娘一声尖叫，被自行车碰倒。自行车停都不停，一溜烟逃走。他过去把小姑娘拉起来，让她坐在木箱上。小姑娘膝盖擦破了皮，像受伤的白鸽。小姑娘流了一点眼泪，蜜糖一样挂在脸上，他很想去舔干净。小姑娘决定让雷锋哥哥搀扶着走路。一进校门，男孩女孩围过来，小姑娘炫耀地给他们看摔破的膝盖。他自己膝盖没摔破，只好把棒

冰拿出来分给他们。一位女老师扶着眼镜走过来，吃惊地看着校园里发生的骚乱，命令学生们赶快把棒冰扔掉，男孩女孩听话地把滴滴答答的棒冰扔回木箱。大铁门在他面前关上了，阳光灿烂被关在里面。他听见女老师在里面喊，老宁波，你眼睛打八折啊，小瘪三也放进来，还算什么市重点？中午，校门打开，男孩女孩唧唧喳喳飞出来，嘻嘻哈哈过马路。那小姑娘跑过他身边，已经抹过红药水的膝盖一晃而过，他立刻转过脸去。他宁可看她被自行车碰倒以后哭出鸣啦的样子。他把已经包好的棒冰又重新剥开，把五十根棒冰一根连一根地朝嘴里塞。他从此以后不再说话。不说话也没用，买棒冰的人在他面前站一站就觉得冷，还买什么棒冰，和他擦肩而过也会被一阵寒气刺得直打哆嗦，半边身体像中了风似的。直到一天下午，有人发现苏州河里一只白木箱沉沉浮浮，大家才算松了口气。城里一直在传，说一个卖棒冰的男孩，每天晚上睡在冰库里，白天浑身冰凉地在马路上乱走，说他的血管里有蛇游动，碰一碰他就会被咬伤。

他是从新闸桥铁架顶上跳下去的。涨潮辰光，河水浑黄，长江倒灌进黄浦江，黄浦江倒灌进苏州河。他露出水面，已经十五岁了，看见世界一如既往。泊在岸边的木船仿佛泡了一百年还要在那里继续泡下去直到末日来临。嘎嘎作响的起重吊杆忙个不停地把黄沙砖头米袋棉包从船上提到岸上，又把一斗斗垃圾从岸上拎进船舱。拾荒的卖棒冰的兄弟姐妹仍然在两岸奔走，比谁都忙。要想有什么改变，朝水里扎一个猛子时间显然不够。他在

纱厂门口一站，门房间慢吞吞走出了苏北爹爹。他一点不奇怪，只是发现爹爹挂在腰间的枪套一样的皮匣子不见了，袖子上却多了一块红红的袖标。下班后涌出厂门的妈妈每人袖子上都有一块红袖标，其中一个抱着小把戏，走过他面前又若无其事地摸了他裤裆一把。苏州河上的桥还是那么多，他还是认不出哪座是他跟着妈妈的屁股走过来的。甚至桥洞里啃得发青的西瓜皮也还在地上。他把男孩坐在妈妈肩头的画贴在桥墩上，沿着岸边走去。世界很大，他知道，人丢在城里太不合算了，他要到太阳掉下来的远方去。

他走出了我的梦。

我记下来：远方远方，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最好的一个句子。

一句废话。

目 录

代序：旧梦 …… 001

梦也会被抽疼 …… 001

太阳的碎片 …… 006

梦的气泡 …… 010

豹子 …… 016

褪色灵 …… 022

火药纸 …… 026

大元帅 …… 032

红厦 …… 037

驳壳枪 …… 043

要准备打仗 …… 047

那畜生是个鬼 …… 052

倒立行走的狗蛋 …… 056

跟屁虫 …… 059

一分为二的朝天龙 …… 063

丁字路口的上面一横 …… 067

鲸鱼眼睛一样的蔚蓝 …… 072

姐姐的怀抱 …… 079

棺材炉子 …… 083

会拉小提琴的老师 …… 088

南大路事件	093
个人主义的程度	097
王家老四学理发	103
孙悟空同志的金箍棒	107
另一只鞋	113
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117
前世冤家	121
卡车怎么可以撞人呢	128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35
思想不要太复杂	144
廿三根	151
吃饭店	155
搞暗杀不作兴	162
靶场今天是刑场	166
你自己走好	171
就这么回事	180
对不起这世道	189
青岛赋	197
老肖	201
小兰	205
老郭	210
凭什么	216
搬东搬西	220
后记：一切并没过去多久	252

梦也会被抽疼

啊，他把嘴用力张大。穿白大褂的医生脸贴了上来，唔唔左边一颗右边一颗，就在一张牙齿示意图上找到这两颗，各打一个大叉。然后，右手一柄小铲，左手一片玻璃，用小铲在玻璃上搅拌拌。他张大嘴巴坐在医生对面，正好看得分明，那是一小团水泥。医生挑起一点，举过来伸进他嘴里，冰凉地填在左边的蛀牙上。接着是右边。不疼，就是嘴张得时间太长，觉得自己成了菜场鱼摊上的胖头鱼。

他双手揉着两边腮帮子出来。操场上队伍排得老长，他一路过去，同学们一路朝他哈哈穷笑，开始被笑得有点糊涂，后来发现是摇摇跟在他后面，也是双手揉着两边腮帮子。

老师说补过牙的可以先回家，他和摇摇就走了。一路活动着嘴巴，有个问题还是搞不懂，怎么会人人都有蛀牙？不是人人，谁谁就没有。那怎么会这么多人有蛀牙？老师说，国家战胜

了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小朋友糖吃得太多，所以蛀牙也多。你吃了很多糖吗？摇摇想了想，说没，你呢？他说我吃多了，我们家拿糖当饭吃，吃得个个像大白兔，走路蹦蹦跳跳。

走到路口，碰到游行队伍过来。大人们高举着旗帜和横幅，挥舞着小竹竿上的标语纸，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他那时不懂要不要还有喜欢不喜欢的意思，心想这古巴和美国佬好玩，糖似的，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摇摇很讨厌游行队伍，说他们是小偷。摇摇家沿街，妈妈经常腌咸菜，把菜泡在木盆里用脚使劲踩踏，然后一挂一挂晾在门口，搭在行道树之间的绳子上。每次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咸菜就少了一些，摇摇妈妈会破口大骂，三只手，烂肚肠，杀千刀的，面皮厚过城墙。

他和摇摇看中了打火机厂的篱笆墙。趁没人注意，一人去拆了一根长长的竹竿下来。他们操练竹竿战法，站在马路对过的给水站这里，要看看哪个杀千刀的敢偷咸菜。只要有一只手伸出队伍，马上会有好多手跟上来摘咸菜。前头一拨过去，他们都没看见，一挂挂的咸菜就稀疏开来。后面一拨过来了，他和摇摇紧紧盯着。第一只手刚刚伸出来，他们举着竹竿呀呀地冲了过去。游行队伍被冲乱了，口号也冲乱了。那第一个伸手的大人后背吃了几下抽打，反身抓住两根竹竿，一用力，把他和摇摇拽到身边，啪啪一人一个耳光。大人们围上来，挥舞着小竹竿上的标语纸，噼里啪啦一顿惩罚，说他们破坏游行。口号又整齐地喊将起来，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卡斯特罗们举起标语纸破碎的小竹竿。他



和摇摇渺小地蹲在行道树下，变成了翅膀折断倒栽葱的肯尼迪。

咸菜，不提了，除了摘走的，上下街沿散落一地。

摇摇吐了口血红的唾沫，又用手指在嘴里掏了掏，掏出几粒水泥来。

梦也会被抽疼。我经常想不起梦中景象，却经常在无缘无故的阵阵疼痛中醒来。

真的，那时候，小朋友舌头舔舔，嘴巴动动，随时可以吐出一块水门汀来，我告诉一帮小同事。我们在一家小酒家吃晚饭。年轻的同事们狐疑地看着我。一个姑娘憋不住，噗地把饭菜喷了一桌，然后笑得浑身乱扭，说打死我也不信，补牙用混凝土。我看看其他人，谁都不信的样子，只好补充说，可能是磨得比较细的水泥，再加点胶水。他们集体哄笑起来，觉得这老同志有意思有意思。

第二天，笑得喷饭的姑娘来找我，说问过爸爸了，爸爸说有过的，标号高的水泥，加工一下，不过只用了很短一个时期，说得出这种事的人，至少六十岁。

她爸爸以前是医院院长。

她爸爸的判断大致没错。

太阳的碎片

他在地上的碎玻璃。就他一个。中午，太阳直直地照下来，后背和手臂都晒疼了。抠碎玻璃这件事，就要在太阳大的时候做，因为容易找到，有反光。

以后他问过好几个同龄人，记不记得满地找碎玻璃的事。都不记得了，眼神一阵空洞，碎玻璃，要来做什么？他就是没把握要来做什么才问的。肯定可以换钱，攒够一定数量，交给废品回收站脏兮兮的大爷大妈，换一两个硬币几分钱在手心里。没准可以直接换糖吃？那种甜甜的面饼，小贩用担子挑来的，圆圆的铁片切下去，当当当，敲出一小块。那糖好吃吗？忘了。

有时，院子里能同时看见好几拨小孩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搜寻过去。

不止他一个。他看见前面几步的地方，阳光中有黑影晃动，也蹲着，在地上抠几下，往前挪挪。他看不清那是谁，叫了一

声，也没答应。他顾不上了，跟前正有块大的，他一点一点抠下去。泥地，无比坚硬，都快赶上水门汀了。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手都起泡了，才把一大块酒瓶底子起出来。他捧在手上，觉得比盆还大，比缸还大，太阳似的，一闪一闪。想告诉前面那谁，黑影在拐角一晃，不见了。

小学头几年的课余和暑假，全城的小孩都蹲在地上抠碎玻璃。那些年，苏联老大哥很不上路，趁我们自然灾害翻脸了，还逼债。老师说中国拿苹果和鸡蛋去顶债，苏联人端着铁丝圈量大小，苹果和鸡蛋小了就扔掉，同学们气坏了，馋死了。老大哥的宇航员加加林飞上太空。老大哥在德国修建了柏林墙，把一个城市分成两半。老大哥把导弹运进加勒比海，我们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时候，他和其他中国孩子蹲在地上抠碎玻璃。

然后就下起了大雨。

然后院子和马路都泡在水里。

一下大雨就漫大水，一整天都退不下去。有几个同学的家在马路边，家里地面比上街沿还低，开门就往下走的那种，你想那家里被水搅乱的样子吧。大人小孩在门口用木板用稻草胡乱筑坝，用脸盆徒劳地舀水往外泼。公共汽车开过，一股浪头涌来，坝就垮了，气得大人摔了脸盆破口大骂。

他们不管，在水里疯跑，还把家里的脚盆澡盆搬出来冒充鱼